



The Garden  
of Words

巨新海诚 原作  
巨加纳新太 著  
林枫 译



The Garden  
of Words

[日] 新海 诚 / 原作

[日] 加纳新太 / 著  
林枫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叶之庭 / (日) 新海诚, (日) 加纳新太著; 林枫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137-1

I. ①言… II. ①新… ②加… ③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419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098

---

原名: 《言の葉の庭》, 原作: 新海 誠, 作者: 加納新太, 原版设计: 森デザイン室  
KOTO NO HA NO NIWA  
©Makoto Shinkai/CoMix Wave Films ©KANOH Arat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 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书名 言叶之庭  
原作 [日] 新海诚  
作者 [日] 加纳新太  
译者 林枫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童子乐 杨 振  
特约编辑 马佳林  
美术编辑 何晓静 杨 玮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  
字数 124千字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137-1  
定价 38.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5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 I

出门之前，身上已经泛起一层薄薄的湿气。化纤面料的白衬衫贴在身体上。只是走到玄关而已，皮肤就已经感受到雨的气息。

我拿起表面有点起毛的皮鞋，喷上防水喷雾，然后把脚尖伸进去，用鞋拔帮助脚跟滑入鞋中。那是一个挂在钥匙圈上的小鞋拔。用不用鞋拔，鞋的寿命将大不相同。

走出家门的前一刻，我盯着玄关的鞋柜，停住了脚步。

每到下雨天，我总会这么犹豫不决。

在如此潮湿的日子里，是该把鞋柜的门敞开还是关上呢？

假如关上了，湿气会积聚在鞋柜里；可要是敞开着，外部的湿气又会跑进去。

不知道对鞋子来说，到底哪种情况比较妥当。

爱鞋的母亲疯狂购买鞋子，塞满了家里的鞋柜。我的母亲虽然爱鞋，但不喜欢保养鞋子，所以这项任务由我来完成。鞋子买来后，用薄纸包好放进纸箱里，让它们慢慢变得干燥——光是想象这幅情景，我就兴奋不已。

母亲爱胡闹，我坐在玄关上给鞋子上鞋油时，她会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揉我的脑袋。我喜欢擦鞋，却讨厌别人像摸小狗一样揉我的

头发。“把手拿开啦！”一伸手去赶她，她就会噘起嘴抱怨着“哎哟，叛逆期呀”或“鞋蜡都沾到我的手上啦”，然后自说自话道：“会帮女人把鞋摆整齐的男人没出息，不过，会帮女人擦鞋的是好男人。”

在琢磨出这种随随便便的格言之前，你倒是先把自己的鞋摆整齐吧……

其实我也试着这么和她说过，但她至今还是死性不改。

话说回来，这个世界好像不怎么能接受把擦鞋当作爱好的人。有些人会问：“鞋是要擦的吗？”这种话真是无法原谅。还有些傻瓜拿着网面运动鞋对我说：“教教我怎么擦这双鞋吧。”一个个的都没什么常识。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就算了，扣子快掉了也罢，先把鞋子擦干净好吗？

听说人类容易被物体的末端吸引注意力，所以我们的目光常常停留在指尖、发梢、手表和眼镜的形状上，也包括鞋子。我看见费心思做了美甲的女人穿着一双布满褶皱与刮痕的皮鞋，便觉得幻灭。她的手包也很粗糙，看着十分可怜。世上有那么多热衷于教人如何做美甲的杂志和店铺，却很少有人普及如何擦鞋。

“你不觉得喜欢擦鞋挺下流的吗？”

我的朋友松本很早以前这么说过。

“你说是就是喽。”

我若无其事地答道。那家伙听得目瞪口呆，或许以为我会急着否认吧，可惜我没那么老实。你自己不也喜欢用油保养新买的平底

锅吗？我想奉劝一句：在对别人说三道四之前，先改改你那不解鞋带就脱鞋的毛病吧。

最终，我没有打开鞋柜的门，径直走了出去。

转动钥匙时，锁芯发出悦耳的金属声。这种声音让我联想到给罐头加盖的工厂。在这座老旧的公团住宅（注：过去日本住房公团面向大城市中等收入家庭提供的租赁住宅）内，时间在此刻静止。当我回家转动钥匙时，时间便会再次流动。

我撑开透明塑料伞，往车站走去。

鞋子里的鞋垫是专业制鞋师根据我的脚型制作的，走起路来很舒服。不过，防水喷雾的效果大概只维持了三十分钟。这就是门外汉制作的鞋该有的宿命。我的这双鞋只是简单地把皮革切开后缝合而成的原始产物。

在下雨的日子里，走路就像行走在泳池边。我一边留意脚下，一边游过湿气往前走。干脆，再来一点漂白粉的气味吧。我甚至有脱衣服的冲动。一下雨，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狭小。天空也压得很低，越发让人觉得自己被关了起来。

铺着地砖的人行道落满雨水，我好几次差点滑倒。

走进车站的检票口时，我已经皱起眉头。站在月台上，雨水顺着伞滴落下来，濡湿了裤脚。总武线电车已经减速驶入车站，之后车上基本会挤满人。

我钻进人多混杂的电车。车厢里充斥着大批乘客身上蒸腾出的

湿气，这已经不是呼吸困难的问题了，简直快窒息了。陌生人的体温和雨水的气味加重了我的痛苦。好几个人呼吸重叠在我的身上，也令人不快。就连座位旁的金属杆都蒙上了雾气，空气里甚至还微微飘散着樟脑丸的刺激性气味。

我紧皱眉头，痛苦不已。

下雨就意味着这么回事。

四月升上高中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曾放言自己喜欢雨天，甚至觉得雨是好东西，能带来天空的味道。

可现在，已经感受不到什么天空的味道了。

已经是六月了，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在新宿下了车后本该换乘地铁，我却没有这么做。

我抬起头，越过月台的屋檐望见窄窄的一线天空。正想停下脚步，背后就有人撞了上来。对方的怒气好像幻化成了我对自己的怒气。Docomo（注：日本知名电信公司）的时钟塔像裹在烟雾中般看不真切，这幅景象看着就像云层从天而降一般。

接下来，我还要进入教室那种密闭的空间，想想就无法忍受。

我明白了。

还是应该把鞋柜打开。

我从南口出了新宿站。

一决定翘课，心情顿时就轻松了。我还真是善变。

我听着雨点敲打在透明伞上的声响，穿过氤氲的湿气，漫无目的地走着。

车站前灰色的楼群和屋顶上眼镜店的招牌都成了湿漉漉的景色，我得以安心地眺望它们。天上的云打着卷发着光，轻风吹皱了柏油路面上的积水。

街头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红色和绿色的信号灯颜色鲜艳活泼，看上去像小零食一样让人嘴馋。我挺喜欢这种人工制造的颜色，仿佛会有扁弹珠从中飞散而出。心情一变，映入眼帘的万物也变了样。

那么，随便找一家咖啡馆或漫画书吧消磨一下时间好了。

这种想法在脑海里一闪而过，那一瞬间令我汗毛倒数。我都翘课了，居然还想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开什么玩笑。

走到新宿三丁目附近时，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挺大的公园。

新宿正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公园，买了门票才能进去。虽然知道这事儿，但还是第一次想进去看看。

我买了门票后穿过自动闸机，来到公园外围，这里像大学校园那样冷冰冰的。顺着通往内部的小路往前走，就能到达森林区，旧时的武藏野（注：位于日本关东地区，旧时覆盖着常绿阔叶林，后演变成原野景观，镰仓时代开始出现很多歌颂武藏野自然景色的文艺作品）大概就是那样的景色吧。



树木浸过雨水后散发出清香，令我心情愉悦。透过塑料伞望向天空，密集的枝叶编织成天花板。太大的水滴不时落在塑料伞上，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

我穿过森林。

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面前出现广大的草坪。

由于下着雨，草坪上既没有一家老小，也没有成对的情侣，感觉很清爽。我满心愉快地信步其中，没有与谁擦肩而过，除我以外见不到一个人影。用一整块皮缝成的鞋已经湿透，不过我丝毫没有在意。

透明伞上方是布满雨云的天空，广阔而美妙。

伴随着雨滴在青草上跳跃的声音，我接连走过几座横跨在小河上的桥，来到日式庭园区。雨滴压弯了枫树的枝叶，一座小小的凉亭藏在其中。它有屋顶没有墙壁，与其说是休息的场所，不如说更像一座秘密基地。里面还摆放着呈L形的长木椅。

我收起伞坐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到身体各处的疲倦。脱下鞋后，一一用力甩出里头的水，再竖着靠在长椅腿上。我将光着的脚跟紧贴地砖，腿伸得笔直，背靠长椅闭上了眼睛。听着耳畔雨滴的杂音，我陷入思考。

周围没有一个人，真不错呢。

会这么想，多少让我有点吃惊，但很快就想通了。

原来如此，我是渴望独处啊。



无论是去上学还是走在街上，任何时候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种情况也是理所当然，但现在的我无力应对。

太累了。

谁都不时会有这种情绪吧。不可思议的是，大家居然能忍受这种人口密度，泰然处之。据说很多人不喜欢独自一人吃饭，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非得找人陪自己吃饭呢？为什么没想过要多留一点时间独处呢？

我已经读了十年书，可学校这种地方实在过分夸大了集体活动的意义。

仔细想想，简直太蠢了。

所谓的集体，真的太无聊了。所谓的集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想更任性一点。

可情况不允许这样，毕竟现在我还无法独自生活。到底得如何忍耐，到底要怎样努力，才能永远不受人指使，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呢？

在我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这些问题时，睡意渐渐袭来。半梦半醒之间，我感觉夹杂着湿气的风好像巨型动物的吐息，一次次地扫过身边。这种感触让人快乐。雨滴的声响保持在一定的音调上，形成一扇声音的屏障，遮挡了其他杂音。

啊啊，好幸福。

仿佛世上只剩自己一人，这段时光着实叫人喜欢。看来，我在

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太多疲劳。多么希望这段时间能永远持续下去。阴沉的天空也好，雨滴的声音也好，空无一人的庭园也好，我想一直这么独占它们。

可忽然睁开眼后，我发现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云也散开，云缝中甚至透出阳光，人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我的休息时间就这么转瞬即逝。无可奈何之下，我决定去学校上下午的课。要是高中毕不了业，那就真是寸步难行了。

## 2

我在中午之前到了学校。

第四节课还没下课，校园里静悄悄的。我转了个身，先去正门前的面包房买了一个香肠面包、一个包着鸡蛋的圆面包和一盒咖啡牛奶，然后来到学校的中庭，坐在花坛前的长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早中饭。

幸好能优雅地享受午餐时间，不受打扰。

一想到学校里的那群人此刻被约束在狭窄教室的狭小书桌旁死板地思考问题，我就不免觉得有些愉快。那么多人像挤在罐头里似的一起待在教室里听课，就好像排队吃拉面一样。总觉得在品尝美味拉面的同时，要被迫付出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时，我突然想起胜男，小学时我们曾经好几次同班。

他和《海螺小姐》（注：日本漫画家长谷川町子于1946年发表的四格漫画，多次改编成动画、真人戏剧、舞台剧等衍生作品）里的那个少年同名，脾性令人捉摸不透。上课时，他经常突然站起来，刷刷地拉开教室的后门跑出去。他还会把自己关进收纳清洁用具的柜子里半天不出来，或是扯碎笔记本的纸页吃进肚里。

老师自然是竭力喝止，说着“快回到座位上”或“住手”什么的。

听到这些话后，他会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反问道：“为什么呀？”

老师们会怒气冲冲地告诉他：“上课时间就该好好听讲！”“人不能跑到柜子里！”于是，胜男不明所以，陷入了沉默。每当出现这种沉默，我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老师们的话里既没说明白上课时间只能听讲的原因，也没说清楚为什么柜子造出来不是给人这么用的，为什么绝对不能钻进去。胜男想知道的应该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吧，但老师们从来没有就此给出回答。我们（或许只有我）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人们试图提高音量来掩饰自己无法作答时的窘迫，而这也让我如坐针毡。

不知胜男现在怎么样了。升上初中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我没有他的消息也不知道近况。事到如今想起他来，我倒还有点怀念。当时觉得他很烦，现在一想，他好像长得还不错。

下课铃响了，我走进教学楼，把书包塞进走廊里的个人储物柜。松本隆史恰好看到我，便过来打招呼：

“你没有在家休息吗？”

“嗯，算是休息了吧。”

“什么意思？”

“找我有事吗？”

“我忘记带课本了，想找你借来着，结果你一早上都没来嘛。拜你所赐，我借课本借得好苦啊。你说怎么赔我吧。”

“你是自作自受吧。”

“去看病了吗？”

“没有。一思考人生，我就冲动地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旅途。”

松本一脸嫌弃地说道：

“你还是去看看病比较好哦。”

我用肩膀顶了他一下，他顶了回来。这时，佐藤弘美走过来问我：“怎么了，秋月，生病了吗？”她是二年级的学生，来这层楼应该没什么事。也就是说，她是来约松本吃午饭的。他们在入春时开始交往了。

“不是，这家伙翘了一上午的课。”

“厉害啊，不良少年。”

“只是翘了几节课就叫不良少年吗？”

我只是偶尔会翘半天课，可听不惯别人叫我不良少年。把我和那些吊儿郎当的家伙相提并论，别提多别扭了。

“秋月，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吗？”

“不了，我已经吃过了。”

“什么嘛，没劲。”

“我可不做电灯泡，请享受二人世界吧。”

“那你放学后有空吗？”

松本这么一问后，我小心地答道：

“有是有，看你有什么事吧。”

“要不要一起去吃拉面？”

“拉面……”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于是我先抢着说道：

“要排队的话我可不吃。”

“不用。昨天电视里介绍了好多超难吃的拉面店，我们打算一家家吃过来呢。”

“我说，我们三个一起去嘛……”

“行吧……”

行是行，可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去呢？

拉面并没有那么难吃。这家店以难吃出名，甚至电视台都来采访，但其实店里有不少客人。味道确实比较传统，但还算能入口。四百五十日元能吃上这么一碗，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大概是这家店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同一口味同一价格，招来了某些人的误解吧。

“电视节目嘛，总是动不动就夸大其词。”

明明是他叫我过来的，松本说这句话时却一脸得意，我差点喷出一口面。

而佐藤弘美更是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还故意感叹道：

“啊，我还在长身体呀……”

她看起来那么瘦，没想到还真能吃啊。

话说，撮合他们两个的不是别人，正是我，所以他们才经常叫上我。松本是我初中时的朋友，至于佐藤弘美呢，中考前我曾来这

里踩点，在校园里问路时认识了她，当时她还在读高一。

入学后，我尝试撮合了他们。之后三人一起碰面时，他们已经开始交往，进展之快简直恐怖。就像闪电结婚那样，他们闪电交往了。

“嘿嘿嘿，厉害吧。”

松本有点害羞地自夸道。我只是哑口无言。还没多了解对方呢，两人怎么这么快就缩短了距离？我可做不到。

“对了，我早就想说了，你穿的鞋挺特别啊，好可爱。”

“啊，你说这个啊。”我抬起脚给佐藤弘美看，“这种鞋叫莫卡辛，是用一整块皮革切割缝合起来的，算是最简单的鞋了，听说是北美土著居民所穿的款式。”

“这家伙会自己做鞋哦。”松本指了指我。

“噢，真的？这是你自己做的？”

“算是吧。”

“太厉害了。能不能给我做一双鞋啊，比如可爱的靴子？”

听她这么一说后，我笑了出来。听说我会做鞋后，女生大都会嚷着让我做一双鞋，也不知道话里带了几分真心。

“不好意思，我的手艺还不够纯熟，没法给别人做鞋。可爱的靴子我也做不来。”

“这样啊。我现在的靴子都是划痕，还挺想要一双新的。”

“你只是没有好好地保养吧？”我皱起眉头，“该不会皮革也是干巴巴的吧？”



“嗯。”

“那就上点鞋油嘛，又能遮盖划痕，还能形成保护膜防止划伤。”

“可我不知道怎么涂嘛。”

“问问你爸爸吧。”

“我爸爸才不会教我这种事呢。”

这时，松本突然开口：

“我们现在就去他的家里，让他给我们开一个擦鞋讲座吧。”

“什么？”

“教教弘美嘛。”松本接着小声地补充了一句，“要是她生日时缠着我超贵的鞋，那可就完蛋了，求你啦。”